



上图：陈可辛导演的《夺冠》讲的是几代女排人的传奇。

是四五六线的明星，不是流量的明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幼儿园同学，他喜欢动画、画画，他是许诚毅，《捉妖记》的导演。我们都坐在第一排，因为个子都很矮，永远坐在第一排的。他说去陈可辛的家就可以看到明星，所以表面上我们好像环境很好，但其实是很辛苦的。

我爸爸对电影失望后，就进了香港主流报纸做编辑，后来有机会他又回来做电影编剧，又回到国泰公司去做演员训练班的主任，所以才有了明星在家里。他一直想做导演。表面上我们好像碰到一些比较中产、高端一点的电影行业，其实生活还是很辛苦，我妈妈还要做别的工作，使得家里能够有体面一点的生活。

所以家里其实是很矛盾——我有很温暖的关系，因为我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同时也知道他们的难，所以我很谨慎，也很明白，要成功是不容易的，什么东西都要做很多妥协。

但妥协的时候也要有技术，也要有坚持。所以我一直有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是很重的。（但是）因为我家庭温暖，尤其我跟我爸爸关系太好了，实在太好了，使得我有两面的矛盾。最近大家常讲一个词“温暖写实主义”，我是特别相信这个“温暖写实主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生活里面，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所以我特别乐观。

什么样的人， 拍什么样的戏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一直觉得我一辈子都这样。当然我现在不是少年了，可还是觉得我是“少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历，但我就很

喜欢那个感觉。

我的弱项就是技术，我对技术完全没有兴趣，包括特效、动作、选技巧的镜头我完全没有，但我还有一点优点：除了情感，就是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觉得。当然这个很主观的。

我的强项可能也是使我的电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的地方——我喜欢感人。我看电影，喜欢在那里找到我能哭的地方。因为我生活里面不哭，所以我会很敏感。看剧本的时候或者跟编剧聊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哭，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标准），这个戏能不能过。

高端影评人就很不高兴：你不是就是在煽情嘛！煽情有一条线就是过了还是不过，你不喜欢就是煽情，你喜欢它就是感人。同一部戏，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形容词。

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短剧，当时有一个阶段，1976—1980年，很多美剧是短剧，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小说改编为剧，那些剧不会永远延长下去的，8—10集。我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剧，那些剧对我的影响，可能比年轻导演喜欢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法国新浪潮更深，这使得我的电影更没有那么受高端影评人的喜欢。

所以我的电影就卡在中间，它又不是最卖钱、最商业的电影，因为永远会把人性有些时候的不幸或者阴暗面或者不想碰的东西都碰了，挖出来了讲。但（同样是）挖出来讲，一些比较艺术性的电影就会把这个血淋淋的东西写得很悲观或者很没有希望，觉得那个是现实。偏偏我就相信那种血淋淋挖出来讲之后，